

真的猴王,根本不屑上春晚

杨时旻 影评人

人们为六小龄童打抱不平了几天之后,事主出来表示,央视春晚根本就没有邀请他,何来的节目被毙呢?公众没有偃旗息鼓,而是转换了角度从另一个侧面继续攻击,他们说,“节目没被毙,但真相更令人心酸。因为你连邀请都不邀请啊?!”如果说,前两天,公众为这件事营造出的基调是悲愤,那么现在,基本上有点搞笑了。

以目前的观点来看,无论怎样,央视春晚几乎都会被骂。春晚现在的地位基本上等同于中国足球,属于可以引发全民弹幕的超级大IP。提到央视春晚,每个人都轻蔑地摇摇头,但现在发现六小龄童没有被选中,又都萌发了一股为其自发蒙冤叫屈的热情。这泄露了我们虽然都在表面上对春晚表示轻蔑和不屑,但在内心深处的潜意识中,仍然认为那台庞大而冗长的晚会具有一种“封圣”的功能。能够站在那座舞台上,是一种“被认可”。

我们批评着春晚缺乏娱乐精神,但我们更缺乏娱乐精神,某种程度上说,仍然没有真的把它当做一个娱乐事件。它的用途不仅仅是让公众在大年夜得以欢笑与消遣,更是被赋予了诸多“意义”和“价值”。一系列需要被歌颂、赞美和顾及的群体都要生发出一个节目。

这个时代,是一个严重分众的时代,娱乐又是一项最为分众的事情。在娱乐这个事件上,想要做到老少咸宜,就是自取其辱。

同样,分众的道理也适应于六小龄童本人。初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很好,但不代表我们需要圣化其中的演员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孙悟空,你的是六小龄童,我的可能是至尊宝;你觉得那版水墨款《大闹天宫》动画片是经典,没准我还觉得国外拍的那部沙僧没事就挖沙子淘金的版本更有趣。这只是一部作品,我们没必要用自己的审美互相绑架对方的记忆。

为六小龄童打抱不平的这件事本身,流露出我们潜意识中太多的“强迫”。真的做到放松,这件事其实并不如这个词本身这么轻巧。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让晚会的归晚会,意义的归意义,什么时候,一切才会有趣起来。

其实,网民喊大圣上春晚,并不是真的在乎央视春晚播什么,他们在表达对春晚霸权的抗议。

记者武威被抓,不能成“罗生门”

毛开云 时评作者

甘肃3家报社驻武威记者站的3名记者被抓事件持续引发关注。1月30日晚11时55分,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,根据省委政法委要求,由省检察院对“武威记者涉嫌敲诈勒索被捕案”进行审查,省检察院已派出工作组赴武威开展工作,审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
3名记者几乎同时被抓,如今已有约20天,案情却仍不明朗;而今,一封网传公开信以“揭露内情”的方式掀起质疑波澜。尽管说,媒体对公开信来源的披露和有关报社“未曾在网上发表”的表态之间,字面上存在某些歧义,但这并非问题重点,重点是,信中所述内容属实吗?抓3名记者是否经得起法理拷问?

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,这不宜妄断。倘若真坐实了敲诈勒索罪,那该案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很正常,被抓3人即便拥有记者身份,也应被依法处理。而是否真正违法犯罪,应由法院“定夺”,旁人也不必急着挥舞舆论之鞭去影响司法办案。

恕我直言,“3名记者武威被抓”确有蹊跷。第一,3名记者为啥失联?近年来失联流行,飞机失联、女大学生失联等,但这些失联主要是由客观因素造成的,而3名记者失联完全是人为因素,为什么?第二,从1月7日和8日3名记者失联,到1月25日凉州区人民检察院决定,3家报社的3名记者涉嫌敲诈勒索罪,分别被批捕、移送起诉、继续侦查,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?为什么不及时公布事件真相?第三,兰州晨报社写的、网上流传的《致武威市凉州区委政法委的一封公开信》,当地官方为啥不对《公开信》提出的质疑作出回应?特别是公开信中指出的该报记者张永生的案情存在诸多疑点,武威当地公安或“钓鱼执法”,当地公安为啥不回应?

种种疑问集结,直击办案“四大谜团”的《公开信》又被带进春秋笔法式处理中,令事件俨如“罗生门”。而涉事记者涉嫌的罪名中途变更,关于其被抓地点、事由的官方版本不下四种,有关方面又语焉不详,这也给人再增浮想空间。

说到底,法治社会,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和对舆论监督权的保障,都应被纳入法治轨道中,而不应任由任何一方僭越法律之上。就眼下看,这起个案的真相亟需在多重信源和权威说法下得以廓清,以消解公众不明真相下的焦虑。

嫁给手机,你愿意吗?

西坡 评论员

在微信朋友圈看到《微信之父张小龙:希望每个用户都能尽快离开微信》,然后点赞、转发、继续往下刷,真是一件诡异的事情。与这件事的诡异程度不相上下的是,在手机上阅读一篇告诉你手机依赖症如何有害的文章。

每到此时,我都会想到那些口头减肥爱好者的名言,“不吃饱怎么有力气减肥?”我们终将和手机结婚,伴随着我们对手机的抱怨、抵抗,以及抵抗无果之后的屈服。正如大多数人终将和同居已久的另一半结婚,同样离不开争吵、哄骗、难得糊涂。

假如人和手机办一场婚礼,结婚誓言应该这样写:无论苹果还是安卓,四寸还是五寸,金属还是塑料,指纹解锁有与没有,你愿意吗?事实上,许多人没有回答的机会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嫁给了手机。调查显示,有近一半的日本人愿意为手机放弃性爱,65%的美国手机用户起床第一件事是查看手机,只有12%的人每天查看智能手机次数低于10。

有一种距离,叫做夫妻同床却在手机上互道晚安。这当然是少数,可是5分钟不看手机就心慌意乱,是许多人共同的体验。一个人如果上午没拿起手机,就会怀疑地球离开自己还能不能正常运转,然后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并没有那么重要。

不过有时候手机也有奇效,比如缓解尴尬。以往电梯里碰到陌生人,会微笑,聊聊天气。现在只要一个人先掏出手机,就可以把对方当透明的了。掏出手机就好比QQ状态写上“陌生人勿扰”。

手机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与朋友联系上,但聊什么却成了大问题。偶尔会怀念写信的年代,可以享受小小的仪式感。展开信纸和打开对话框,挥动钢笔与点击屏幕,本质含义都是一样的。但人是一种买椟还珠的动物,会对工具产生感情。

经过数千年的演化,纸和笔都进入相对稳定的形态,这给我们安全感。而科技公司每天都要重新发明一次手机,另一拨人又随时准备用新玩意淘汰掉手机。所以这个我们手上有史以来最有技术含量的物件,一点安全感都不提供。它就像那万能的金鱼,而我们都成了欲求无尽的渔夫老婆。

唯一的不同是,这条金鱼永远不会离我们而去,给我们一个大梦初醒的机会。

(本版文字均有删节)

《我是歌手4》能重启爆款模式吗?

肥罗君 娱评人

随着节目进入第3期和踢馆赛的进行,也许芒果台必须开始接受一个事实:本季《我是歌手》收视率将难以恢复到上季水准。

但收视率只是故事的一部分。尽管苏运莹排名第五踢馆失败,可本期《我是歌手》却收获了不少观众久违的好评,有网友说,“感觉大家都使出大招了”。那么,《我是歌手4》能重启爆款模式吗?

《我是歌手4》第3期从节目形式上可以说是不动声色,相比1、2期的节目规则变化显得低调了很多。但是这次不变的背后,其实是洪涛团队在节目细节上的全面改良,其中不乏互联网时代的交互思维,即节目对于用户——观众的响应。

首先,从音乐产品本身来说,《我是歌手4》第3期远比1、2期要优秀。在节目标配不变的基础上,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歌手选歌和音乐表现的变化上。此外,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:洪涛终于不再折磨观众和歌手了。可以说,这是节目组终于响应了互联网民意的一次必要改良。

对于当下的《我是歌手4》来说,为节目注入新意是最迫切的事情。在本期节目中,苏运莹的活泼、火辣,和其说话的频率和可爱的口音,都和《野子》一起,成为节目新意思的一部分。对于《我是歌手》踢馆歌手来说,踢馆失败远不是结束,从互联网话题看,苏运莹踢馆本身带来的话题热度,已经对节目产生了良性效应——为僵化的赛局注入活性。而对于《我是歌手》来说,就像一场体育比赛一样,如何利用现有的换人规则尽快激活整个节目,是接下来的关键出牌。

平心而论,洪涛团队把《我是歌手》做成了国内的现象级爆款,已经呈现出了极强的产品创造力,然而《我是歌手》面对的其实是三重困局:华语音乐萎靡的困局、音乐综艺过度挖掘的困局,和《我是歌手》自己阵容不整突破乏力的困局。前两个问题芒果台都解决不了,能解决的只有节目产品本身的问题。观众时刻在选择,节目环境时刻在变化,从产品角度而言,《我是歌手》需要改进产品的缺陷,同时听取用户的意见,实现产品的结构升级,完善消费者——观众的消费体验。

改变已经在发生。在本期节目中,我们看到了变快的洪涛,回归港乐的李克勤和充满生气的苏运莹,可是用户想要的永远更多。节目“产品经理”洪涛必须再“快”一些。